

5

正在国外流行的
灵异经典

恐怖即将渗透你的每一个细胞

恐怖、悬疑
小说大师的经典之作

阴阳眼

Yin
eyes

梅里美——等著

夜——编译

那些正在国外流行的诡异传奇
恐怖、悬疑小说大师的经典之作
恐怖即将渗透你的每一个细胞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阴阳眼

Yin
eyes

【法】梅里美——等著

余无夜——编译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阴阳眼/ (法) 梅里美等著; 余无夜编译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307-11849-2

I . 阴… II . ①梅… ②余… III . 恐怖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
IV . I 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9851号

责任编辑: 陈 岱 责任校对: 程 飞 版式设计: 文 豪

出版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

印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300 1/32 印张: 10.5 字数: 220千字

版次: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: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1849-2 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正 在 国 外 流 行 的 灵 异 经 典

YIN EYES
阴阳眼 目录
CONTENTS

002_ 最后一个死者

【意】乌戈·迪方提

011_ 卡西迪之墓

【美】道格拉斯·普莱斯顿

027_ 逢魔之钟

【美】斯宾塞·罗宾

038_ 诡花

【美】布莱特·黑格

046_ 死亡人偶

【美】杰西·斯图尔特

060_ 噩梦吞噬者

【美】露西·泰勒

068_ 女妖面具

【英】多特·帕丽斯

077_ 变蛇记

【意】玛利亚·索马里

086_ 神奇燕尾服

【英】特罗斯·巴卡尼

101_ 看到彼岸世界的望远镜

【法】普罗斯佩·梅里美

122_ 魔胎初动

【美】杰里·克里弗

132_ 幽灵徘徊

【美】亨利·特里特·斯佩里

140_ 爱丽丝的美餐

【英】汤姆·库尔斯

156_ 阴阳眼

【意】R.T.M. 司各特

167_ 恐怖的鞋子

【美】乔治桑·艾伯特

180_ 邪恶杀人藤

【美】彼特·米切尔莫尔

195_ 幽灵之屋

【瑞】威廉·麦克哈根

208_ 录像诡异杀人事件

【意】乔万尼·维尔加

222_ 异花

【德】艾斯拉克

235_ 永生不死

【英】阿瑟·斯蒂芬

256_ 不见不散

【法】普罗斯佩·梅里美

270_ 诅咒

【英】马丁·德尔曼

289_ 灵界之门

【苏格兰】玛格丽特·奥利芬特

321_ 钢琴魔咒

【英】玛格丽特





最后一个死者

【意】乌戈·迪方提

午夜，电话铃声吵醒了我。我揉着蒙眬的睡眼，接到了电话里传出的指令：速到杜鲁特公路。

我是法医，死亡对我并不陌生。人总是呱呱地诞生，最终带着各种表情离开，有人木讷、恐惧、呆滞，甚至脸上还带有泪渍，还有人微笑、从容、坦然……死是人终结的句点，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画句号，但并不是每一个句号都被画成很规矩的圆圈。

有时候我想，恐惧地死去，那么这个句号一定不圆，而从容地死去，那么句号一定是圆的。但是，很快，我就驳倒了自己：往往有许多人，他们就在许多不经意的瞬间死去了，根本



就来不及给自己画句号。

由于职业特殊，我接触到的就是这一类可怜的人，他们在意外或他杀中死去，死前的一秒钟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会死，而后一秒，他们就停止了思想（自杀的除外）。他们大多数没有表情，甚至有少数被肢解，留下的只是被剁碎的肉。

我驱车到了案发地点，一股隐约的血腥味渗在干燥的空气中，四处都是难闻的呕吐物。这大概又是一场碎尸案。

我挤进了警察当中，感觉咽喉燥热，有大量的酸味在胃里翻涌。这是一具男尸，看上去年龄不超过三十，从打扮上看像是白领，衣着整齐，手臂、腿、胸膛、小腹都没有伤痕，只是在他的脖子上，喉结偏下的地方有四个血洞——四个大概手指那么宽的血洞。

这四个血洞清晰、干净，透进去可以看到血淋淋的肉，还有气管破裂的裂痕。很显然，这四个血洞就是这名男子的死因。

很难想象是什么利器留下了那么清晰、干净的血洞，而且是不零乱的、有一定排列的血洞。这名男子的眼神迷离，嘴唇微启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也许他是想乞求凶手给他一个画句号的机会。

他的手腕被一条皮带捆绑着，“凶手应该是男性，或者死者死前由于某种原因失去了抵抗能力”，我这样猜想着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如此棘手的案子。

如果世界是和平的，那么是否就不需要警察？如果没有那么多离奇的杀人案件，那么法医就得失业？



杀戮从远古至今，从来没有一刻停息过。动物之间常常为食物、生存环境而厮杀，无谓种族内、种族外。人，说到底也是动物，为了食物、生存环境而杀戮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人复杂的情绪，就使杀戮也复杂化了。有的人为利杀戮，有的人为权杀戮……还有一种可怕的杀戮，那就是恨。我赞同由爱生恨的说法，所以，我认为杀死自己最恨的人，就是杀死自己最爱的人，那不会解恨，只会是痛。

死尸被带回了研究所继续验尸。但除了知道死者的身份以外，还是苦无头绪。凶手连一个指纹也没有留下，留下的只是那四个离奇的血洞，还有一条劳拉·比吉奥蒂的皮带。看来这件杀人案件，也会像其他的悬案一样被人们渐渐遗忘……

两个星期后，我又接到了一件新的案子。尸体是在宾馆的客房里面被发现的，是一具赤裸的男尸。和在杜鲁特公路发现的那具死尸一样，死者的喉结偏下部位有四个清晰、干净的血洞，手腕被一条皮带捆绑着，是同一个品牌的皮带。不同的是，这个男人没有表情，他应该从未想过死后画句号的问题。

四个血洞、劳拉·比吉奥蒂的皮带，里面有着怎么样的故事？我沉思着，一边听着警察给目击证人做口供。

目击者似乎已经神志不清，她用白色的浴巾裹着赤裸的身子，双手紧紧地拽着垂在胸前的蓬乱的发丝，双唇在打战，整个身子失控地抽搐着，使劲地晃着脑袋，语无伦次地说道：“是……是一个白色的影子……还有一张布满血污的脸……”

她没有再给警察提供什么线索，只是不停重复着相同的话。



估计是被吓坏了，也许是凶手捣鼓的伎俩，误导目击证人便是客观地误导警方。

在被带去医院的途中，她眼神迷离，却异常镇定地说了那么一句：“是一个女鬼，她用手指杀死了他。”结果，车子改道，没去医院，掉头去了别的地方——精神病院。

没有警察会相信那个女人的话。这是个文明社会，就算信了，又怎么样？难不成警察改行当牧师，抓鬼去？

法医的职责只是查证死者的死因，我不想去缉凶，再者也没有这个能耐，但我想验证自己的猜测：四个血洞，劳拉·比吉奥蒂是由于恨……我要解开这个悬案……

调查了两个死者的关系，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：没有任何关系，而只是由于死因让他们串联在了一起。劳拉·比吉奥蒂，第一个死者喜欢的意大利名牌，而第二个死者却从来都没有买过。难道这只是一件棘手的心理病态的凶杀案？

没过多久，我又接到了有关四个血洞、劳拉·比吉奥蒂皮带的案子：同样在喉结偏下的部位排列着四个血洞，手腕被皮带捆绑着的男尸，不同的是，这次是两具尸体。他们的脸上有着未干的泪渍，也许他们遗憾自己没能画上句号。

这四个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他们的死，真的像那个女人说的那样，是女鬼干的？也许吧，能留下四个血洞的……喝了一杯伏特加，我决定去精神病院见见那个女目击者。

那个女人的精神好像已经恢复了，但她最终没能被释放——因为她坚持说，那个男人是被女鬼杀死的。



她对院里的医生、护士都这么说，还有所有的精神病人都知道。在她所告诉的人里，精神病人绝大多数都相信了她的话，这让我想到，有的时候正常人才是真正愚蠢的，因为他们真伪不辨。

“你相信我吗？”那个女人问了我很多遍。

我点头，说道：“虽然他们不信你，但凭我的第一感觉来说，你知道些让我们无法接受的事实。”

她对我的理解显得异常的兴奋：“我完全可以把我之前说的话全盘否认掉，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但是我不喜欢说谎。”

我很敬佩她这一点，她比这世界大部分人活得要实在，尽管她的身份卑微。“你可以把那女鬼的样子画出来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我会试试的，我要证实自己是对的。”她点头说道。

我从那个女人那儿得到了一幅画像，是一张布满泪血的脸，却没有覆盖住画中女子的美丽、妩媚，可惜的是——她有着一双仇恨的眼睛。目前看来，我只能从这幅画像入手了。

那女人不是凭空捏造出一个恐怖而惊艳的女鬼。我从第一个死者的同事那儿得知了画中的女人是第一个死者的女友，他们是同事。但是，早在两个月之前，她就神秘失踪了，而后没有多久，他也死了。

她，神秘失踪？他，被杀！案件终于有了一点头绪。为了知道那个她究竟去了哪儿，我决定去他们同事提供的她在西山的豪宅那儿找点线索。

这是一个干燥的下午，没有一丝风，太阳炙烤着大地，人烟稀少。我来到了那座杜鲁特公路旁边的豪宅，是一栋3层的楼房，大门紧锁着，毕竟女主人已经不在。

我想象着在楼里住过的女子的样貌……当我慢慢地靠近大门时，门竟然开了。从门那儿伸出了一只洁白细嫩的手，招呼我进去。

我顿然寒毛竖立，心仿佛悬在了空中，这大概是想起了那幅画像，我决定进去看看个究竟。

房子的装饰很简单，洁白的沙发、米黄色的帘子，茶几上面的卡其色花瓶里插着一根丰腴十足的白羽毛，它柔和而富有光泽，飘忽忽的，给人无限的遐想。

茶几的旁边放着一盆羊齿，长得坚挺而狂野。女人穿着白色的连衣丝制长裙，坐在钢琴旁边，十个指尖轻轻地放在键盘上，双腿修长而柔美，裸露在空气中的脚趾微微翘起，像是在挑逗着干燥的空气。

她的长发垂在胸前，柔亮而富有动感，嘴唇红润，脸色苍白，睫毛又浓又翘地点缀在大而亮的眼睛上，但眼睛里却充满了仇恨状态的血丝。

她看着我，微启双唇：“找我有事吗？”

她的美早已驱散了我的恐惧，我镇定地回答：“我想住在这儿。”

她笑了，笑声尖而亮，狂野而富有挑衅：“人总是那么的不老实！好啊，我正愁没有人陪我过这个寒冷的冬季呢。两个人



不会孤单的。”她压低了嗓门，“我生前也那么认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巴格比，小姐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以后叫我瑟琳娜吧。”她慵懒地伸展着手臂说道。

谈话结束后，瑟琳娜独自坐在黑暗里看片子，喝酒，抽烟，她可以把这样的状态持续到凌晨天亮。

半夜，她放莎拉·布莱曼的歌《黑色星期五》，哀怨的靡靡之音在莎拉·布莱曼的唱腔里让人听着难受。她走来走去，哼着里面的句子，一边轻轻抚摸自己的长发。

而我在洁白的羽绒床上慢慢睡着了。很难想象，我们竟然能够在一个房间里生活。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月。我已经不想去询问她的过去，忘掉了我要验证她的仇恨的初衷。

一天夜里，就像往常一样。她独自坐在黑夜里，一边看片子，一边抽烟、喝酒。她只穿着一条黑色低腰内裤，长发自然地垂在胸前，隔着头发可以隐约看见她那红润、坚挺的乳头。

很难想象，她已不是人。她在歇斯底里地尖叫，两行泪在白皙的脸上留下了两道沟，红色的沟，她在流血泪。我想，那个目击者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她。

我躺在羽绒床上，闭上了眼睛，佯装着睡觉，忽然感觉有什么靠在了我的脸上。她在抚摸着我的脸，“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？你不怕我吗？我的指尖可以让你痛快地死去，就像那四个该死的男人一样！”

她的手指冰凉，轻抚着我的脖子，指甲似乎扎进了我的肉



里。我在喘息，我知道她不会结束我的生命，但她的仇恨却大得惊人。

“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那四个男人。”我睁开眼看着她说道。

她在不停地流着血泪，滴得被子上血迹斑斑。她说：“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多的要求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只需要那么一个空间，哪怕很小的一个空间，小得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和一个抱枕，有一个男人抚摸着我的头发，搂紧我，把我寒冷得缩成一团的身子扳直……”

她是多么地爱他，她记得，他的手抚摩在她皮肤上的温情，他的吻像鸟群在天空掠过，他在她身体里面的暴戾和放纵，他入睡时充满纯真的样貌。她记得，清晨她醒过来的那一刻，他在她的身边。

她睁着眼睛，看曙光透过窗帘一点一点地照射进来。她的心里，因为幸福而疼痛。

然而，他却恶劣地伙同4个男人绑架了她。他们用劳拉·比吉奥蒂的皮带捆绑着她，在她身上乱蹭……当她醒来的时候，她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。她看着他们慌张地逃跑，留下的是遍地的血，还有一具眼神呆滞、头发蓬乱、衣衫不整的女尸……

而他，却没有为此留下一滴悔恨的泪，她很痛，决定了复仇。

我的验证是对的，最恨的人也是最爱的人，所以，她留下



了行行血泪。世界上为什么要有那么多残酷的现实？

瑟琳娜的眼里写满了仇恨：“最后一个，也得死。我今天就会结束他的生命，用我尖锐的手指。”

我沉默了，我知道我说什么都阻止不了她的复仇，并不是请几个牧师来念几段经文，就可以让她的灵魂安息。

很快，我接到了又一个有关四个血洞和劳拉·比吉奥蒂皮带的案子，这也将是最后一次。这具男尸面带微笑，应该是从容地死去的，他一定是画了一个很规矩的句号——他解脱了，心灵的解脱。

而瑟琳娜，也消失了。

警署曾议论这桩悬案好一段日子，当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也像其他悬案一样渐渐被遗忘。而那个女目击者，她仍然待在精神病院。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坚持到那儿为她澄清，但院长说再闹就把我也关进去。

瑟琳娜的那件绑架案被调查出来了，但由于案犯已死，也没有人追究什么了……而我，也改行了，当起了尸体化妆师。



卡西迪之墓

【美】道格拉斯·普莱斯顿

阳光很刺眼，直晃卡西迪的眼睛，他用手遮着眼睛望去，已经离那座坟墓有一段距离了，她已经不在人世，躯体入殓在这座坟墓里，关于她的一切都已成了回忆。卡西迪不禁自嘲地笑了笑，挺了下腰，向回城的路走去。

他的身后，那座坟墓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听上去像是一枚埋在坟墓中的雷管被引爆了。卡西迪的身体微微一颤，嘴角牵起一丝如释重负的微笑。

“她完全消失了吧！我也是万不得已的。”他边走边想。

人活着时要饱经忧患，那些所谓的利能洞穿一切，包括爱情。奥黛丽，你的死是注定的。也许你死后才能发觉，这个世